

嘉業堂
叢書

漫
堂
文
集

第
四
冊

漫塘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一首

楚辭五首

五言絕二十首

七言絕一百五十五首

卷之二

五言律五十八首

六言律二首

七言律一百一十首

雜言二首

卷之三

古風三十三首

卷之四

古風三十九首

卷之五

奏狀一十八道內回王殿院宣諭玉音劄子應入七卷舊誤入姑仍之

卷之六

書問三十通

卷之七

劄子一十三道

卷之八

劄子二十道

卷之九

劄子二十三道

卷之十

劄子一十八道

卷之十一

劄子一十八道

卷之十二

劄子二十一道

卷之十三

七幅劄六道

三幅劄一道

公劄四道

卷之十四

表二道

啟三十一通

卷之十五

啟三十八通

卷之十六

啟三十九通

卷之十七

四六劄一十八通

啟二十三通

卷之十八

雜文三首

策問一十三條

讀史鈔一十八條

卷之十九

序二十一首

說三首

贈言四首

卷之二十

記一十六首

卷之二十一

記一十七首

卷之二十二

記一十六首

卷之二十三

記一十七首

卷之二十四

題跋四十四首

卷之二十五

銘一十三首

箴一十首

贊一十三首

頌二首

致語一首

疏六道

卷之二十六

祭文二十九首

卷之二十七

祭文三十一首

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九首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一十五首

卷之三十

墓誌銘一十二首

卷之三十一

墓誌銘一十六首

卷之三十二

墓誌銘五首

墓表一十二道

壙銘五首

卷之三十三

行狀七通

卷之三十四

行狀七通

卷之三十五

行狀三通

卷之三十六

哀辭三首

誄一首

挽詩一百八首

附錄

本傳一通

附宋史考異以下並三十六卷之末

周密 癸辛雜識一則

端平遷太常丞敕命一道

祭文三通

王正肅 吳郡守潛 王中憲祭雲茅先生附

郡邑帖文一通

部覆王中憲崇德與教疏行移附 于中丞 題卷并辯正

王恭簡與從子 暨書一則

漫塘文集目錄

漫塘文集卷十一

宋金壇劉宰著

劄子

回福帥李大卿駿

秋屆仲月物迓西成恭惟令肅七閩望高羣輔台候神
相動止萬福某屏跡山澤歷年已多無階登執事之門
爲執事之御然而池泰拊摩之政江淮轉餉之功若揭
日月之行某猶具耳目寧不之知詩曰高山仰止某心
拳拳又曰景行行止媿未能也忽拜眞翰以令嗣稅院
銘文爲諭某昨固有聞以爲稅院致遠之器必未止此
且道路之傳未審也而今審矣爲之流涕竟日山谷悼

邢居實詩謂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閒父子情誦此更助悽惋執事以月卿之望作牧東南東閣之士載文筆都儒林者何可勝計願授簡于某豈以某介友人胡伯量得納交於稅院故耶某深惟此意不敢不領厚賜亦以敬拜恐亟遣稅院喪歸銘文不可緩謹留來价三日草具以往或未足稱歸來望思之情從大手筆徑自更定可也姻家王穎叔冒當邵武之任亦惟帥府是恃聞其去國時請于當國乞給黃榜許赦賊徒之降者惟賊首不與卻許徒中殺賊首以降而重其賞此意良是或傳招漕諸司更欲許賊首之降庶幾其來以幸早定度必以事力不及不得不爾但與黃榜初意相戾籍其

乞降誠否何可知台意以爲如何秋氣日高場功旣畢
恐此事尙勞區處寬財賦之誅求真弭盜長策稅院垂
沒之言大卿其忍忘之外此更乞於應酬之餘厚自愛
養以上副聖天子之隆眷慰太夫人之慈懷某與海內
函生一飯必祝

回福帥李大卿

前人

孟秋謹月殘暑俶裝恭惟某官任同分陝化浹全閩田
里阜安天人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去歲飭一箋
謝專貺之辱後此亦間有閩中便仰惟大卿以一身任
東南之責方若拯溺救焚豈應山野之人數以姓名上
溷以是不敢然斗南之仰斷不他屬捷足扣門重拜五

雲之翰情文爛然旣勤且厚而箱篚之實又有以將之
某於分爲卑於輩行爲晚何足以當祇拜以還但有感
媿兩令嗣相繼淪謝聞者猶不堪而況所天雖然脩短
定命自宣聖不能留伯魚之死大卿宜知所處矣王邵
武歸誦大卿之德非一某與有感邵武始爲此行某固
疑其未然中間盡心竭力爲之亦旣有緒而諸臺厄之
於上驕將梗之於下竟不克美成詠無將大車之詩使
人三歎大卿之於邵武事之可者翼而成之其僅有成
者誇張以激厲之至其有所未可亦從而覆護之所謂
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充之是心也足以相天下矣敬
歎敬歎淮土東作久廢百須皆仰之江南昇潤薪米雞

豚等物色色湧貴他州亦略相似今夏久雨下田多浸
冬春閒必大闕糴恐事變或起於此聞大府所糴廣米
最多或更可招致客販不妨過用力也閩事幸少定而
蜀事方殷淮土積年所行皆非實政今其遺民祇如燕
巢幕上大卿恐未容斂惠一方竊乞對時自厚某鄉風
忱祝

回紹興帥汪大卿綱

四序將更六花呈瑞恭惟某官澤被八州威行百粵冕
旒注想宗社炳靈台候動止萬福某蚤歲以部從事道
蘭溪舊治見甘棠之愛拳拳於邑民言之有泣下者歸
爲諸公誦之期有所申明而竟不果用爲大恨一日讀

詩至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价爾景福作而曰
蘭溪之事其神乎旋聞召用中外踐揚聲聞隱如雷霆
績用昭如日月曰信矣吾聞不妄神理不吾欺矣雖未
嘗一登龍門爲當世得人賀爲賢者得時賀蓋未嘗不
手之舞足之蹈也越地遠連率與一介之士分殊忽枉
專介賜之手書重以臺餽此意甚厚此道甚古某不足
當但有感激會稽督府於今爲古馮翊責重事繁以某
舊所知寬厚者必因循以廢事吏得容姦嚴明者必操
切以爲功民不見德大卿開府六年吏悚然常若斧鑕
之臨民晏然若依慈父母又能以其餘閒興廢補弊使
百度維新山川改觀美矣善矣不可以有加矣今淮塵

未靖國步孔艱折衝固圉非大卿尙誰望哉以向來異議爲嫌某謂能料事於未然之前則必能制變於已然之後萬有一廟議出此惟大卿勉之不然自楚氛以來公卿大夫無一人敢出北關者非所以服盜賊小人心也高明以爲如何洪監鹽甚感特達之知其人內敏而外不自暴鹽局歸十五六年絕不作仕進想連遇國恩亦未嘗可循轉居家孝友不媿古人非大卿誰能振起之仙居孫尉乃書生中之通世務者一第亦近二十年方成初任寒素無蜉蟻之援一路求關陞狀者幾人大卿乃首及之豈公道獨行於東州耶某嘗恃倉使慈恩之舊更欲爲求一削庶困躓之人到部有舉主兩員

易於入關惟大卿會次一言始終成就之某與孫亦同
鄉里僭言皇恐積陰沍寒正在此時而泰亨亦在近敢
乞茂對天時宣輔神明以就功業某與海內有識一飯
必祝

回紹興汪侍郎

前人

歲將更始寒事方殷恭惟某官鼎來一劄增重十連典
相自天台候動止萬福某丹陽下士久自放於山林平
生故人視若隔世侍郎之門素無一日之雅獨荷慨憐
特枉專書問遺於疇昔之歲感藏一念之死靡他一從
裁謝闕然嗣音隔弱水望蓬萊第勞引領日審策保釐
東郊之蹟正候對西清之班天聽自民雖曲徇借留之

請而袞衣以迎西歸亦有期矣仰惟歡慰竊觀世變日
下人物日卑侍郎智足以察仁足以行勇足以決靜重
足以鎮之禮樂足以文之易曰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
獲侍郎有焉宜遂立本朝以伸主威以強國勢以慰人
心猶茲分陝故雖爲十州賀未敢爲天下賀也盱楚爭
衡時事未一國步方艱誰其清之鄉風長懷有言莫盡
謹上壽重之祝

回浙東帥汪大卿

統

夏行季令風薦初涼恭惟某官當東南之輿區總臺府
之劇任威聲震疊惠澤周流天棊忠勞台候動止萬福
某仰惟大卿令德雅望如日星麗天當世能言之士孰

不願紬秘思騁妍辭以備授簡而某獨幸以故舊爲之先十餘年間連得奉紀載之委故其講德爲尤詳景行爲尤勤雖於舍人之門曾未供一朝之役而自視已與出入東閣者等矣世道益降人才益難爲守令則爲天子牧養小民將使指則爲天子澄按所部政事則審所先後財用則澄澈源流最後鎮越積年當倥偬不暇給之時常從容治辯如平日凡事功之顯然著見者皆隱然有深長之思若先長公侍郎信卓乎一代之奇才矣大卿實繼之以某所聞學成行修而益尊所聞政成事舉而益求所未至士服其教人懷其素吏朝夕惴悚常若斧鑕之臨則以後視前殆又過之無不及焉偉矣南

渡百年所恃東南人心之固年來江湖閩廣皆有竊發之寇兩淮又有睥睨覬覦於其側者非巨才長德出力扶持國將奚賴惟大卿念之書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某敢於詠歎之餘誦此以伸愛助某一自王邵武吏山陰時知大卿逢人說項斯繼親戚四明穿山張鹽場書歸其說亦然某感辱知之深甚欲因二先生祠記之成飭一箋以自通顧其屏居三十年惟與漁樵相爾汝凡下事上之禮皆忘之或率爾而作冒然而遣恐無益於執事者之聽而祇以爲瀆故輟弗果敢意謙光下施專使鼎來賜以手書翰墨飛動重以珍餉箱篚橫陳增敝帚以千金大卿之爲禮過矣某賤者何敢引卻敬

下拜嘉之拜感悚無涯王邵武已至治所人情幸相孚
但兵非所有城池非所具圖終實難所恃者至公血誠
上通於天又其臨行時嘗受教大卿奉而行之庶幾其
可耳庚伏極暑之候惟蓬萊閣敞軒檻於翠微閒盡納
萬壑千巖之勝非復炎歊可以到伏惟寢食之暇澄慮
其閒必益思所以爲天下國家計者某恃在誤知敢爲
世道有請

回江東帥陳侍郎

韓

秋序方中甘霖繫望恭惟某官令肅留都望高羣辟華
夷仰德嶽瀆效祥台候動止萬福某猶記昔歲於外舅
梁總侍書院中得一望履烏之光繼此鵬搏鯤化日摩

穹蒼而某蝟鷁之飛上於搶榆枋無階際會惟極傾瞻
江南佳麗地一朝盡入提封似造物曲爲衰朽地使得
密托廣廈萬間之庇日借洪河九里之潤復厄於疾趨
進無由比者鄉邦不幸戍卒弄兵郡猶有守有將有吏
有兵而坐視莫敢孰何惟聽其肆某擇地假息儻非哀
告大府辱亟驅虎旅一洗梟巢則于今京口三邑之民
與凡巖栖谷飲之士猶未知宅生之所而其淪胥以亡
者又可勝計耶某疾甚旣不得率先鄉之耆老跪謝階
庭復不克與鄉之能言之士作爲聲歌磨崖深刻以詔
不朽以此負負敢覬五雲下覆眞染墮前爛乎其詞之
文溫乎其情之眞且厚重以異書駢羅珍玩環列皆非

一
窶人子所宜稱祇拜感刻惟楮幣三百當論功行賞之時不敢虛爲有司費敢可矜體自昔功名之士多與時違或幸而逢歲亦晚矣惟某官以方剛之年任專征之寄雖銘書已徧於旂常而看鏡不慙於少壯蓋我祖宗之所以屬意於侍郎者遠矣大矣願益勉之某與海內函生一飯必祝

回衢州袁大著

甫

孟冬之月凝霜護晴恭惟某官入覲有期借留滿道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疏賤世無比數一自先侍郎過聽俾綴名薦士籍中始獲小自異於時人而某學日落病日侵自度終無以自見惟有退安田里以樂

餘年猶不至爲知己羞故一向遠跡以台座之名德猶不敢介門牆之舊以自通則他可知若夫景星卿雲之仰舉世所同某此心固未昧也專介遠臨賜以眞染重之以佳餉爛然盈前所以寵光寒陋者甚至某不足當登拜以還但深媿荷某官舉進士爲倫魁登臺省爲先達課治平爲天下第一榮進信有定勳業信有緒豈拙者所能贊頌唯今之士巧於進而拙於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則屹然爲世砥柱非大著尙誰望勉之一時之榮與千萬世之榮重輕固有閒也妄發有罪然非大著之謙牧亦何以來之或不斥去尙嗣有以進壁立之室環視無一可將微意施而不報更重慚

漢一
一
扭送事方來惟順時令謹齋戒以迓陽復以需泰亨某
忱請

通浙東余提舉 鑄

歲序聿新青陽開動恭惟六轡載馳百靈胥衛台候動
止萬福某不侍見二十年不上記一十五六年矣疾病
餘生於親舊間大率如此德尊道高有如年兄固未始
不一日引領南望也茲審錫節中宸建臺東道以起家
之驟知眷注之深以去天之近知召用之速凡忝游從
孰不效貢公喜年兄抱負如許一朝得展其學行其志
其所自慰者當何如敢問輶車以何日首塗何日到治
所某老且病無從陪幕府如向時此情惘惘趙昌父老

丈能時相見否宮祠似不必固辭不知得請否某晚末
叨承誤恩得附老先生後以榮以媿金陵舊游甚念一
到而賤疾已深不復可出骨寒命薄有負明時良用自
歎因里中某人便拜此六條之察方新想見應酬之多
公餘不忘自養以須柄用是祝

回嚴州陸守子橘

春序向晚景物暄妍恭惟祇奉召還入膺前席帝心傾
俟神聽具孚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寒陋蚤幸出入江
州使君門牆江州旣沒某以病屏處亦三十年矣蹤跡
沈下無由敢以姓名自通於名門然竊讀先待制放翁
先生詩至六經箴久伏百氏方縱橫此責付學者相勉

在力行及外物不移方是學等句知斯文衣鉢之傳專在執事高山仰止日勤此心敢謂隆謙特遺專介賜之翰墨重以匪頒寵光熒然賁于衡宇區區慰荷曷勝此情國家內治雖整而實力弗強外侮雖息而隱伏有不可料者使賈太傅復生當不止流涕太息執事當此時而奉韓侯之圭承宣室之問必有以闡切上心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計海內函生拳拳願望昔王駿經行足世其家而材器弗逮劉歆論議有光其父而名節不立若執事之所以修之家庭施之治郡見之立朝似不愧世德之傳矣更惟勉旃使放翁平生經國之謨制遠之略不徒載之空言天下幸甚若夫由是而居言語侍

從之列由是而殫論思獻納之長此自公家舊物奚俟
多祝某以位分之殊不敢僭申崇閣仙集之問衰病不
任奔走亦不敢僭請驅役精縑足以備暑服珍羞足以
侑飢食拜嘉之餘適有故人惠虎皮壹張其文炳然而
茅屋之下蒲團之上無所用之以復于執事瀆尊勿罪

回太平王大卿

元春

夏令將中南風日競恭惟某官坐嘯黃堂流澤千里穹
祇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至愚極陋蚤嘗妄意事功一
病家山口不談世事十有六年矣故歲過里中一士夫
家見舊邸報一沓借歸讀之其閒一二疏言事之利害
民之休戚皆切於實用可舉而行異乎其他剽竊牽課

者率是大卿在諫省時所上以此起敬恨不及識一日
王當塗之官踵門告別坐閒有言大卿起家守姑熟者
某卽起賀當塗之得所依當塗曰然吾固望之未幾還
書於某曰吾邑自今使君之來急者寬之苛者除之知
民之艱而拊善良如慈父母又虛心以待僚屬從善如
流誠試邑者之幸子嘗謂我得所依信矣某因當塗所
云雖頻以知音自喜然升沈異趣實不敢以姓名自通
忽奉專使貽以手書剝封莊誦情文粲然若施之敵己
而有素者某疏賤豈所宜得重之以二十萬錢之餉益
體至意昔顏闔居貧魯君知之遣使致幣闔詭辭以逃
其使世以爲高顏延之爲始安郡以二萬錢與陶淵明

淵明悉送酒家頗就取酒世以爲達某不佞皆不謂然夫幣以將意上所以待下而竟逃之則爲不恭周之則受下所以承上而褻用之則爲不智某旣不敢不恭於承命亦不敢褻於受賜謹西面再拜稽首登受審思而重用之以不孤大卿之盛心其爲感激雖禿干兔安能自殫寫殘虜游魂邊遽未息士大夫身計雖工而公家之務日益苟且設有一朝之警如壤隄蓄水將四面潰決而不可支當是時求保障之功捨大卿而誰詩曰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惟大卿盡心焉某惟是稟報世俗書尾必效殷勤於起居膳服之間而以爵位致頌望某惟自養在己而用舍天也人力不與存焉故於大卿

一切略去伏惟幸察

通寧國陳宗卿卓

仲夏權輿南風日競恭惟坐嘯黃堂流澤千里聖心簡在詔綽方來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幸甚疇昔忝同升之契願以姓名碌碌方其時不得修謁友人張敏則自言於期集所得款具以所聞於執事者爲某誦之以此起敬今三十有四年而升沈殊塗未有一日承接之便意者天嗇其逢抑人事好乖固如此耶中間審聞直道致身正色立朝以秩宗而兼潤色討論之寄眷注隆矣使少紓徐幹化鈞而秉事樞當不在他人後而抗論不回亟自引去壯矣哉孟子所謂百世之下可廉頑立懦

者執事近之豈惟某輩有榜中得人之賀海內善類皆因之吐氣甚盛甚盛宛陵巨鎮徒得君重臥而治之斂大惠於一州詎足見能事然保障一方以爲趙氏他日地識者獨於執事有望焉某僭易太平符尉居相邇道相若歲晚得一官更事深而遇事謹旌德趙尉庚戌乃翁量試乃叔取應皆哀然爲首乃叔遂擢丙科尉亦擢第贍於文而敏於事二人皆得在僚吏之底丐一眄矚以爲榮知某爲榜下士而不知其未得爲門下客爭來求書爲根柢之容迫於鄉里契舊勢不得辭或不以人廢言使得自異於眾中曰我宗卿門下士也則某與有榮焉惟是陸沈之跡不容不略稟似而又難於精言謹

以向所書印紙後數語錄呈以發一笑世降俗末士大夫係世道輕重者有幾隆暑在候壽重至祝疏賤不敢僭貢年家眷集之問山林之人亦不敢干委役併惟炤察

回司農張寺簿

霆

夏令將中虞薰入奏恭惟某官祇承渙渥入佐大農望實益孚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違遠十有九年雖天上星辰有目咸仰而蓬萊弱水之隔欲修辭薦誠厥路無由郁雲爛然忽墮塵几剝封莊誦慰荷其何可言且審妙簡上心聿新除目凡向來稽古之學華國之文濟時之略皆將舉而措之事業某東鄉爲天下賀豈特故舊

之情而已某頃歲墮在牢盆之役急於自脫丐祠而歸
旋明堂審之命以駮疾浸淫面目可憎若天實黥之故
厄不敢前自放漁樵灰寒百念大明當天羣龍作輔不
忍一夫不獲有如孱瑣亦賜甄收斷壁丹青病駒芻秣
物之無知猶將動色某猶人也寧不知榮寺簿吹送之
力開導之先勸勉之勤既輓之使前又推之使不後物
之無情猶將不已于行某猶人爾寧不知勉但賤疾日
深形容變改加之少歷艱苦氣血蚤衰年甫六十而頭
童目昏手戰心忡已不啻如八九十者自度必不能補
於明時也已具情實控告公朝螻蟻之情恐不能自達
更望始終軫念爲明述疾狀於縉紳閒使得轉而上聞

尤爲受賜不勝真切之禱飛潛夙隔際會無階臨紙惘惘然丈夫以意氣相與雖閒霄壤同此襟期那能效兒女語愛助未忘惟頓首上爲世道壽重之祝

回盱眙劉帥

瑋

仲秋告朔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威行惠孚遠來近悅天人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屏居二十年無由得友當世士大夫里中王穎叔喜言世事又嘗捧檄行邊與論今世守帥能得南北之心又如羊叔子者穎叔謂惟太尉爲然某繼采道路之傳而考淮東西近事之變故雖多而國勢自若人心不搖者惟太尉是賴以是信穎叔之說而於太尉起敬起慕恨執鞭之無從敢意謙光先枉

郇翰慰藉勤渠有踰舊識重之以腆貺若施之所親厚者顧惟寒陋何克堪承齋釀謹以祇領庶幾乎陶靖節拜王江州之賜折俎之饋辭曰爲賀某方懇辭誤恩用是不敢下登受之拜當沐矜炤區區感悚非單辭可寫別紙儷語敢幸過目並邊一稔實太尉理民將略兩擅其長兵民相安和氣所召更冀念居者之艱而有以厚其生察來者之誠而有以窒其閒通上下之情而無惑於浮言以紊其常庶有機必乘無往不克某惟膳服視宜則左右有常職不敢僭請

回周馬帥 虎

孟冬之月清霜戒寒恭惟某官懇辭中詔高臥家山天

裴忠清台候動止萬福某恭以某官名擅倫魁位爲大將當開禧啓釁虜勢馮陵千里長淮岌如累卵執事在和則虜屈於和在楚則虜屈於楚以一身爲東西保障迄底安全海內之人有耳皆聞有目咸覩矧惟不肖蓋嘗有聞於月旦之評有見於疇庸之典高山仰止何日忘之尤自喜者蚤歲得官實與仙里周南仲朱景淵爲同年某賦性介僻與世寡合惟二君爲厚而執事於里中人亦惟與二君厚方南仲無恙時某以幹過吳門南仲出一編於書院喜謂某曰吾平生爲文多矣惟是爲無媿讀之則先國太夫人墓刻相與反覆之頌歎景淵生理素薄歷州縣俸入無贏求一塵以寧其親蓋三十

年在懷而卒未遂執事捐舊宅與之景淵乃克經始于
今仰事俯育室處晏然豈惟景淵知德凡景淵之友蓋
皆如身受惠也夫以執事蓋世之聲名如許某又幸有
南仲往事可徵有景淵友契足爲介紹而足跡獨未登
執事之門一紙薦誠亦未徹于侍御者之聽豈木石人
哉顧以蹤跡陸沈無繫世道輕重又疾病以來形容變
改如鬼如魅見者怪駭故一向自放山林與漁樵分席
絕意當世豈謂執事施盼矚於人眼不到之地謂青松
遠志氣味略相似然先枉論心之書諄諄溢幅文采爛
然而書法亦超絕近代發緘展玩因言而味其意固已
如升三高之亭沃吳井之泉而聽懸河飛屑之論也其

爲慰快何可勝言況沈水可以滌塵慮吳牋可以寫滯
思而石鍾乳又足以起沈疴也哉敬佩此意一感字不
足盡某弱冠事科舉名不在甲乙壯歲仕州縣位不過
椽屬碌碌隨人無以自見四十以後稍欲自異而病不
可出今老矣夫復何云尙有一債未償時時爲人驅役
從事筆研所作記文銘誌可數十篇散在他處他時求
得墨本續當求教然小巫見大巫已神奪氣褫矣某七
月末得所賜書時在山間營葬亡婦中秋日訖事卽以
疲憊得疾凡一月方愈私居不能專人具報因循迄今
疏慢無所逃罪然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以是自恕
某妻兄陶藥局居嘉興之遠郊卜葬有日勢須一向回

塗當介景淵造屏下求一二刻款或得從清游於山水
之間尤所願望因遣人過彼謹附此稟謝萬一寒事方
來惟爲國爲家爲身自重某至禱

通總領岳侍郎

珂

歲功更始寒事解嚴恭惟某官以侍從近臣總中外大
計軍民以足宗社以寧昊天孔昭台候動止萬福某蚤
歲聞侍郎筮仕鄉邦好學讀書知其爲名家子中歲立
朝博聞彊記能知人所不能知比事屬辭能述人所不
能述事有是否能辨人所不敢辨知其爲一代偉人其
後麾節游更仁行如春威行如秋及建臺京口當試調
趣迫之時而持之寬當事幾轆轤之際而治辦從容如

平日又知有克亂之才制變之略欲一見未能也近者
入城之役乃得再見於今日之間雖侍席不果告別不
及若未之款而侍郎不以法從自居不以道德文章自
高相予之意已藹然著見於承顏接辭之頃某幸甚詩
云未識想風采別去令人思某於侍郎亦然還舍已迫
歲亟營魚菽之祭甫竟而得寒疾又累日始愈乃克飭
其固陋之辭謝不敏於下執事竊惟南渡社稷之臣四
三家者旣泯泯矣惟侍郎膺重寄開遠圖方若揭日月
而行甚盛甚盛今二虜雖衰而楚氛未靖邦本雖固而
草竊未平惟侍郎益厲壯猷以紹前烈若夫茵鼎之祝
細人之愛人某敢略

回荆門守張寺簿 元簡

春序平分景物明媚恭惟政成楚甸望聳漢朝台候神
相動止萬福某去歲此時特勤迂道賜以臨存衰疾之
人久與漁樵爭席脫帽露頂不復顧藉聞賢者之來強
整冠巾脩賓主禮槃飡羞澀所不足計而峙康瓠於周
鼎之前鏗瓦釜於黃鍾之廁今猶且忸也道中回便更
勤書賜好風送帆吳楚負隔一箋莫寄仰止徒勤鵲噪
簷前家童出視有闖門而立者則來使也再拜受書三
復展誦知開府以來令嚴而疆宇寧謐政和而年穀順
成贊喜之極不知手足之鼓舞頃見圖經長林一縣主
客戶十有三萬八千口二十九萬皆有奇至慶元四年

主客戶僅於一萬六百口三萬五百不知何多寡懸絕
如此豈承平時入京便道固應爾耶不然恐地利有遺

試思之

當陽縣戶口比靖康中多寡懸絕亦類此

李全幸已誅其妻逃去則

猶有可疑二趙取山陽猶未奏捷自昔盜賊初起必未
能爲大害向後乃可憂而謀國者與任事者皆狃於幸
勝有輕敵之心奈何王穎叔初至邵武經始郡事爲寄
居朱寺丞者所閒與漕倉弗咸朱君旣過建昌漕倉方
覺其非而江東趙監軍者又從而閒之雖化地力相主
盟未知竟能免否要之穎叔此行終欠商量曾未若高
飛遠引之爲得也羅能父攝副帥此兄廉謹有餘臨事
尙欠幹旋不無賴教誨扶持之力韓監丞來鄉郡懇懇

爲民所以明辨於繭絲保障之間甚至方羽書交馳大
使復移司於此征徭雜出軍期文字周匝鄉落供億不
前微韓使君則巷無居人矣但御吏稍寬待頑民與良
善不異恐政久則玩因書望有以警之某多病之人氣
血固應蚤衰而年來特甚未知猶及見衮衣之歸否寵
貺潭羅當染紫作衫用以送老尙有餘椒附併貺衰年
關牖冷服此以扶老恐紫衫尙可襲藏未用耶可發數
千里外一笑台眷恭惟均燕繁祉山澤必非委役所及
不敢以請某物漫以寄意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惟
厚自珍愛

通徽州謝守

采伯

孟夏之月暑令權輿恭惟某官坐鎮名藩奉行寬詔仁聲遠被血氣周流台候動止萬福某病不可仕學稼山村二十有餘年矣猶記蚤歲注官中都嘗得一奉誨色於王簡卿坐中後十餘年從浙東使者行縣又得望塵道左自爾竊伏田閒無由以賤姓名自通惟時於郵置中知除目之新輒私自幸疇昔有先覩之快仰惟某官毓德之粹燠若陽春制行之嚴凜如冰雪自其盛年以大丞相元子出則徒步無車馬侍御之好游則就士無游觀聲色之娛士無貴賤必與之齒無驕吝簡倨之習充是心以往聖賢可及其出入中外望實具孚宜矣新安行都輔郡又文公老先生鄉里前輩未遠則其教易

行帝城相近則治最易聞其於游刃乎何有朝暮報政
卽奉詔歸某敬聽某杜門久無來客故歲之杪忽令親
新江陵倉曹惠然見過且袖出令嗣宜興大夫書倉曹
之見面益背大夫之發於言筆於書其意之勤德之謙
禮之過皆足以使鄙夫寬薄夫厚豈但足以致直諒多
聞之益而已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尤用歎仰某自
辱大夫委貺之先卽念因萬金書附貢一箋正爾未能
適女夫爲其乃翁歛尉張修職求書致公庇之懇義不
得辭就爲拜此尙須嗣敬暑雨此其時切乞正高明之
居謹絺綌之御以毓天祿以對新渥某至扣

回季理卿

直柄

孟夏之月晝永風清恭惟某官眞館燕閒嚴宸簡在神
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去門牆之日雖久而去思之
情猶與邑人同之初不以地之遠分之殊爲閒也鼎來
珍染知賤姓名猶荷記存欣慰無限大卿俊逸之才足
繼賀白仁厚之德不媿於張回翔惟月之班未究補天
之術絲綸夜下海宇顛顛某區區之蹟自金陵之歸卽
染駁病形容醜惡不敢出人前年來加以氣體弗強耳
日昏曠公朝過聽賜以招徠某實審於自量不敢冒進
朝夕懍懍恐干方命之誅有以覆護而存全之惟於門
牆有望願毋愬然令嗣小試警曹家門復托鄰封之庇
殆有天幸辱書已別具報衰老不事彌文一水相望有

暇卻當嗣記

漫塘文集卷十一

漫塘文集卷十二

宋金壇劉宰著

劄子

回婺守趙告院

必愿

秋序將半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千里詠歌九重簡在穹
祇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屬屢令聞有年於茲矣頃承
闕甥館之閒惠顧蓬華倒屣迎見此維其時適侶漁樵
漫浪山澤旣歸則門徑寂然仙駕已不可望矣寄懷簡
尺略著勤拳而未見之懷怒如調飢今猶昔也豈期謙
德不鄙衰孱專介鼎來眞翰與腆施俱辱下拜登受感
媿裝懷仰惟某官致君事業嗣忠定之傳瑞世文章得

頤堂之印亦既宦塗歷試固應要路立登上方總攬權
綱究心民隱必欲更治民以考功功大者其報宜厚肆
迂逸駕三鎮雄藩寶婺委寄之重既甲於京畿而治平
之課復爲天下第一旋歸有詔識者數日以冀某少不
學老無聞重之以不可掩之疾雖欲強顏與世追逐勢
有不可其敢進趨於人主之前以此雖荷招徠縷縷控
辭尙丐哀矜賜之容覆使卒免於戾惟是雲泥夔隔邈
無侍見之期鄉風惟上體國謹身之祝

通鄭常州

萬

季夏謹時恭惟某官肇開太府懽動屬城天聽自民台
候動止萬福某違遠熒煌之座歷年浸多自惟陸沈之

人不敢僭申涓史敬令德雅望如星斗昭回昏旦仰止
頃歲姑蘇寄居方教授書中近者里中趙安吉修敬之
日皆辱寄聲某疏賤何足比數而記存如許第有感刻
郎中學足以高世而居之以謙才足以濟時而養之以
晦踐揚中外亦旣如囊中之錐穎脫而出庖丁十九年
之刀恢恢乎刃游餘地矣意遂簪筆持橐布武星辰之
上而猶俯爲此來蓋上念毗陵久罹虐政妙選一世人
物來任蕃宣無有出郎中之右者東方千騎來曾幾時
而田里愁恨歎息之聲已一洗而空之況報政之後耶
甚盛甚盛某舊以病歸老去逾甚形容豈但非復故我
曩者疊冒誤恩悉由推輓之賜入山益深竟不克以一

箋控謝諒在高明必不賜咎茲以一塵之居距治境不遠敢以登門之舊僭修賀廈之恭暑氣方張并上滌煩御涼之請率略悚仄之至

回張和州

謙亨

涼風披拂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十行錫命千騎趣行百神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放浪山澤不上籤府敬之日久矣然每聞治民之有成績立朝之有正論未嘗不斂衽敬歎且賀先侍郎先生之不亡也鼎來使介旌之以手書重之以珍貺下拜登受感喜其何可言某官明敏之姿卓絕之才而英詞妙翰又有以發揮之此某蚤歲於孔庭窺見知其不可及者而向來治民之績用立朝

之風采又表表在人信矣先侍郎先生之不亡而執事
之有光於前之人也某少迫於貧不克裹糧從四方宗
匠游聞見淺陋猶幸先侍郎老先生不鄙其獨學無所
聞見收置幕下朝夕奉令承教得不爲小人之歸今雖
年垂七十視茫茫髮種種然一念不敢忘也朝廷更化
求靜退之士以厲薄俗徒以某三十年家居謂其近似
賜之招徠而某實非其人辭避數矣而俞音尙闕有以
覆護而存全之於門下有望焉所賜某物皆寒家所未
有不敢不拜適有以某物爲惠者謾侑回緘區區欲言
尙須嗣貢未由會見更祈酌涼燠之宜謹茵鼎之奉以
迎召節台眷不敢僭申問敬京口委役惟所以命

回沈祕讀

仲秋之月暑退涼生恭惟讀人閒未見之書探言外不傳之祕天棐閱業日擁繁禧某生晚不及登先正先生之門疇昔每與先令舅宅之年兄言之用爲大恨病不可仕歸伏田里十有七年自先令舅典鄉郡時猶不得一造郡齋矧今加老寧復可入城市以此市朝之事不復到耳雖祕讀茂實英聲嶽峙川流第切服膺無從上記春閒邑大夫下車首出台翰乃知不肖姓名猥荷記存其閒慰藉之勤同於知舊某益感歎不自知其手之舞足之蹈也祕讀由韋布而膺簪組由家食而登蓬萊道山此近世曠典至寶陳於咸陽之市何患不售惟居

安資深坐進此道使家學有傳斯文有繫以無負聖世
非常之舉是所願望豐氏令表昆仲計各已榮上章顛
開敏過人舉員已及格否因書告爲引誠太夫人恭惟
天錫難老曼福來并台眷中外迪吉某春杪辱書逮今
方得修報不惟私門多故亦坐拙於伺便今因前京尹
趙工侍令嗣到闕敬此謝萬

回建康范教授

光

恢台肇序清和可人恭惟某官業擅斯文望重一府神
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屏跡山林不與世相聞十有
六年矣故歲偶以大兒率意西游尋聞預在講席冒昧
以一箋自通且謝且祈辱不鄙卽賜之答又申之以問

卷之二
訊之書什襲以藏於今有耀旋聞司文柄於會府便道
歸覲慈闈切意卽遂留中不敢嗣音令名星斗爭輝但
勤仰止忽奉專教知猶俯徇常格歸蒞芹宮以須班改
慰浣良深不敏益重自媿執事以粹學傳家以妙年擢
高科有聞于世有援於朝騰躍而上蓋將羞崑崙薄蓬
萊豈其他才進瑟縮若凍芋抽萌者比然進銳聖門所
戒急流中更須整棹徐行執事所以自處誠得之矣某
惟有敬歎惡札遂揭之廣文官舍之前深懼不稱頌示
刻本且有珍饗感何可言介旋亟此具報不盡下悃偵
伺解組續當遣賀一節多雨恐梅蒸必早齋成以居高
明行矣其時某不勝愛助之私敢豫以請

通常州余教授

申

維時陽春布澤萬物生輝伏惟志以道鳴尊候神相萬福某嘗謂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於榮進冒於貨賄否則啞啞嚅唥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比見里中士友皆欲東去從足下游其歸也又傳高文三紙如古檜畫龍詩及祭坡翁辭固疑其卓犖奇偉異乎今之文人及扣足下之爲人與其命題發策向之疑者益信起敬起愛悵執鞭之無從也嘗讀杜少陵古柏詩頗有愚見試爲足下誦之夫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工我踞得其地烈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杌我神明固亦

扶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
爾今此古柏稟於天者既異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視鸞
鳳也鷓鴣也螻蟻也蛟龍也等是巢穴中一物其去其
來於我何擇於我何有子美末章苦心豈免容螻蟻香
葉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免小小計較切恐不足以見
古柏之大如何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因諸友及舍
姪行略此寄聲因風多寄高文以起衰懦是望

回高郵黃教授

風塵殘暑雨洗清秋卽日伏惟發明斯道以淑後來神
之聽之尊候萬福某衰孱無所可用自棄明時日杖策
登東臯臨清流與田夫漁父相爾汝忽捷足持書來雞

大亦爲之驚喜剝封莊誦昉知執事過聽先之以贄幣
重之以長箋意將望僕以輔執事之所不及僕何足當
媿汗如洗雖然此禮不行於今久矣僕雖衰孱不足當
而盛意不可孤也昔曹交以人皆可爲堯舜問孟子孟
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
堯而已矣執事以少學不出科舉爲陋以鄉居寡出未
能求正有道爲固是二者豈獨執事之病僕老矣猶病
之雖然科舉之文雖無用而所言者未始不尊堯舜也
鄉居雖少師友而與吾輩游者必不至皆不孝不悌人
也儻於孟子之言誦其言行其行則是堯而已矣而何
有於陋其言之相符者吾從之相反者吾違之則吾

惟是之從而何有於固今之患在於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固有口誦堯舜而行如市人者至於得喪分於目前而惑取舍定於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忌相傾相詐而不知恥則雖日從先生長者游日聞仁義道德性命之旨若先朝邢恕等輩是亦小人而已矣於固陋奚責焉執事以爲然否僕雖未奉識見姻家王穎叔言嘗同僚山陰知執事亦有志斯道者今又不但求正有道而例及於衰孱則其有志斯道也審矣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僕方有觀焉素紗兩端聊答白苾之貺視留幸甚

回溧水史知縣

彌革

冬令猶淺和氣如春恭惟某官連年爲邑民賴撫摩神
依正直台候動止萬福某聞徐仲車之居山陽雖瞶瞶
然不可復仕而時事靡不聞人物靡不知某衰疾甚於
仲車而資稟之凡聞見之陋出仲車下遠甚何敢與知
當時人物然鄰郡屬邑有賢大夫猶污塗中炯玉雪某
寧不聞顧受塵不可則惟有歎仰佳客鼎來寶緘下墜
發函展誦知遭時之難行政之不易益用起敬至於冲
然處己慨然論心則某不足當感荷之餘更以自媿執
事有排山嶽之力去之而不恃有搏扶搖九萬里之便
捨之而不卽俛而爲邑有決江河沃焦枯之志而鬱不
得施可爲太息然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聞寬之一分民

間已不勝受賜惟願益固所守益充所志以聽造物所
以處我爲執事謀無過此者因江君之行亟此稟謝某
疇昔無階以姓名自通今執事既有以先之繼此尙當
嗣貢區區頌望已見於前鼎茵視宜厥有常職中外禔
福厥有定理某不敢誦言以爲諛伏丐台察

回溧水史知縣

夏令權輿天宇清淑恭惟某官以經世之才循作縣之
制心勞撫字天棊忠嘉台候起居萬福某林下殘生與
世闊絕雖名門德望如日麗天有目咸覩某獨甘老漁
樵無一日之雅真成自棄去冬江君過門袖出台翰熒
然爲蓬戶甕牖之光稟謝斐然嗣音不果正爾內訟專

介之來游領珍染其何榮如之其何感如之不鄙令記
治所譙樓之成以某平生願執鞭而未能乃今得以鄙
陋之文托盛美以不朽誠所甚願適衰病之軀入春得
怔忡之疾執筆輒昏眩親舊閒書問閒有不容已者甫
作字一兩行輒語言不倫以此自度必不能仰承厚意
謹端拜控辭尙望台慈賜之矜體由縣最以升台端國
有成憲慈惠之政中山之民旣歌舞之矣大鈞埭北顧
豈容以嫌自別某願厚自愛以迎溫詔之頒

回宜興趙知縣

與慙

夏令已深積陰爲解恭惟某官拊字政成絃歌容與台
候神相動止萬福某稍疏奏記南望神馳專吏及門重

卷二二
拜真翰欣慰無斃世道益降士大夫率以虐濟貪以佞
媚取容執事獨於汙泥中呈玉雪於頽波中屹砥柱利
莫能誘勢莫能屈此固某所敬仰願執鞭焉而未能者
幸甚不鄙令記漏澤院顛末遂得大書以詔來者豈惟
執事是爲其有感於斯世深矣言謝諄諄非所敢聞寵
貺稠疊非所敢當以方命爲不恭勉強祇拜媿浮於感
留來价五日欲得微物效野人之芹而未遂貧者贈人
以言敢先道所欲言者執事承累政頽靡之餘不少厲
威嚴無以使惡者有畏善者有恃今惡者服善者伸矣
少霽威嚴使同鼓舞於春風和氣中可乎承縣計空乏
之後色色敗壞不少事工役無以使廢者舉壞者葺今

廢者復壞者成而昔之未具者今具矣少休工役使相
安於清靜寧一中可乎士之游城市處庠序者不必皆
有公論寧使人無鄙夷厭薄之心然公論終自此中出
願少回此心博采公論擇老成而篤行少俊而修謹者
表勵之則向之不率教者雖如在泮之鴉終可使之懷
好音惟執事圖之縣庠不可無訓導官宜興士夫某不
能盡識獨識蔣致政惠倅沈丞蔣丈旣高尚其事惠丈
亦方將立朝惟沈丞尙困田里其文采甚可觀今得其
一詩寄上又有潘教授居溧陽去治所甚近爲舉業極
工應用之文尤長得少捐月饋招致一人使居訓導之
任不但諸生得師執事亦可得友惟執事重圖之他惟

節欲強食爲世道厚愛某忱祝

回丹徒趙知縣

王春謹始化日舒長恭惟某官絃歌堂上保障江邊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學無成官不達竊伏林下以苟餘生不復敢以姓名自通於有位者賢大夫過聽旣逢人說項斯復先之以郇公五雲之翰某不足當以媿以懼某官學無所不通常矯其偏而守之正才無所不能常抑其過而歸之中一從下車豈但威行惠孚百里實受其福從容畫諾之間所以使吾賢使君之德日新又新而吾三邑之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君之助爲多吾儕小人寧不知德寧不知仰願問謝不先而遽

辱謙施其何感如之何榮如之長江天險自昔以爲可恃而國步方艱識者蓋甚凜凜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維城維翰宜莫如君尙勉旃哉尙謹旃哉某齋三日先勒此以復于執事他所欲言尙須嗣貢世俗竿牘彝儀敢略

回句容吳知縣

洪

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恭惟某官花城治最楓陛詔頒神人先後台候動止萬福某昨以貧親弱植不能自伸輒犯未見顏色而言之戒冒貢一箋悚仄俟罪厚德過人加之以高誼不但薄其冒昧之罪又進其所語言之人扣其所欲言之事而賜之諾某疏賤何以辱此正爾感

藏而專使鼎來寶緘下逮玩其着語之工結字之細已屬饜謙縟而某物又有以將其厚意僕僕亟拜慰荷其何可言治境當更刀闕折之餘得賢大夫臨之大卻大窾皆迎刃而解獄無淹囚庭無滯訟凡民所欲不謁而獲其鄰邑之人猶敬而仰之詠歌而鼓舞之則受塵者可知國家以臺省要官旌縣最非執事而誰某敬聽鄉邑陳大夫三山人鄉人之來者相望誦冰翁之政以爲律己如秋霜烈日而拊民如春風和氣前此數十年所未有要之惠固足以感人而廉尤足以服人冰翁實兼之因書爲致尊仰之意某適有遠郊之役且此具謝悃萬一他須專貢仰丐台炤

回句容趙知縣

熙

孟夏之月日馭紆遲恭惟某官拊字政成絃歌容與神
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病臥田間所接惟漁樵之人
見其誦鄰邑大夫之賢惟晉陵之唐與執事爲二而皆
無由一拜下風晉陵旣解縣章而貳帥府則勢分已相
隔絕惟執事尙此淹留似天假以趨承之便復以病不
克前謂此情何然威行惠孚使旁近之政知所取則旁
近之民賴以寧居則某亦在受賜一人之數欣幸固不
可言也今世士大夫以貪成風以苛取爲得計吏之求
進者率投其意之所欲而小不如意者復從豪民持之
豪民又攘臂其間故善良不伸頑惡得志而田里之不

愁恨歎息者蓋少今聞執事下車以來一以清嚴律己以平易近民民之所欲不謁而獲此古循吏之政也不謂於今見之願益勉旃以慰民望某方念無階以姓名自通而專介鼎來賜以手書且有匪頒祇拜之餘以感以媿端綵匣鏡非衰疾之人所可稱敢用歸納涼箠錦荔不復引辭適有來客具謝不端切幸賜察聞賀廈不遠竊計詔除亦已在道小須嗣敬疏賤不敢僭申台閣寶眷之間田閒非委役所及亦不敢僭請併惟炤之

通江寧陸知縣

衍

一雨迎秋卽日恭惟以家學踐世官百里歸仁諸臺奏最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都城致敬東閣轉首幾

三十年疇昔先尙書之喪海內孰不聞孰不弔平生托契之深受知之厚又孰如某者而一辭不能效楚人之哀些微禮不克致漢人之雞絮豈木石人哉顧時方銳於謀歸出門有礙旣歸之後欲一力給薪水且不可得以是區區之忱竟不能自達每一念至慙負穹壤竊意賢昆仲已置之不宥之地春杪汝進自乃舅梁料院處歸備道記存之意甚至某初聞顏汗如雨旣知弘度未深督過則又驚喜過望用是猶敢飾其固陋之辭以請罪於下執事敢問榮改已幾時榮赴以來已幾書上考昆仲今皆何官有已立朝者否令嗣今幾人與諸令姪幾人受京秩今皆官何地先尙書之盛德宜昌厥後其

碩大蕃衍不問可知然門牆舊人欲得其詳以慰遲莫之懷耳江寧土瘠民貧縣計殊非旁邑比先尙書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故縣足以支而民不知擾距今十四年吏民之老者死少且壯者亦以老且耄舊事度不復可問惟儉寬二字乃不肖所親得於見聞者惟率而行之某初棄官時家無經日之糧身無卒歲之衣比來內外服勤農桑不但有以自給時亦有以旁及姻族之貧者以少慰先人平生之志於地下不足爲故人念因遣人過梁親處念今無書則永無贖過之日謹拜此以謝萬一軍務日殷軍須日急急則傷民生緩則忤上意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先尙書之寬得之矣念之哉

回前於潛程知縣

壽

維時秋早老火方張恭惟花城奏最楓陛疇庸綸綍方
頒穹祇胥右台候動止億福某庚申辛酉閒得托先丈
僚案之末整整三十二年矣中間世變之不齊人事之
好乖安危否泰吉凶禍福何所不有何所不歷言之可
悲可愕可喜者先丈之得契兄弱冠爲尉卽著能聲甫
壯出蜀卽脫選調旣臨赤縣卽爲治平第一狀其德形
容其美者大率以爲肅而寬和而不同愷悌樂易中有
介然不可奪者此豈惟今世所難求之古人亦不多見
某親戚有居建平者凡前所述早已旣聞石兄之來益
得其詳蓋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有子如此程建昌不

死矣手書下逮重之以嘉餉當排閭闔呈琅玕之時而
下顧投老山林之人慰當如何感當如何某方在儀真
時已得駁疾後更憂患疾日深遂不可爲因之棄官今
老矣寧復他望異時分符出守攬轡行部或頗興哀老
子迂道過之使敗絮自擁之人藉以爲重幸甚秋暑未
艾京塵易汗惟自力以昌遠業

回呂節幹

好問

夏令平分午風清暑恭惟某官泛紅依綠錫命維新神
聽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一節衰嬾失於奏記然月明
無吠犬雨後有耕夫知從容贊畫幕府有人焉用以自
慰新命卻未聞已奏除書遂正賓僚之位不勝贊喜今

外患未弭內憂方深當長江之要衝任制闔之重寄不
有君子其能佐之願益究心以開長算某以病丐閑垂
二十載曝背以爲溫擊壤以爲樂真不復知世閒事公
朝有意獎恬退以厲民俗謂某近似之故誤奉恩俸綴
奉常末屬不知某蓋病不可爲非能爲而有所不爲者
已具情實申控一辭不敢欺期必得請勸獎諄諄祇以
自媿某屏居惟蔭樾是藉今大府辟屬似曲爲某地一
箋未徹記府而來翰復先之不敏其何以文得便亟此
謝萬一他須專遣伏乞台照

回王縣丞

唐卿到任

春杪猶寒恭惟已戒行李將抵治封百神後先台候萬

福某少不如人今老矣惟敬賢一念與生俱生執事德成于身行修于家名聞于鄉某先人之敝廬去鄭鄉無二百里鼎鑪有耳寧獨不聞顧已屏居踰二十年欲問學攷德而無從第深馳繫天作之合得以受塵仰承贊府曲踴巨躍不勝此情身在漁樵未敢以姓名自通豈意謙尊興憐沈滯首飭籤史賜以寶緘粲然金玉之章飾以錦繡之段退惟衰陋何克堪承施報禮之常然詎敢以狂斐廢已裁成短啓復于執事而書心畫也不復委諸人具以質言則惟聲氣之同是恃仰祈清炤溪流漾日好風送帆伏惟次舍之間吉祥至止誦言祇以爲贅隨軒玉集萬福攸同條教有當預聞疏示幸甚

回潘尉

彙征

到任

夏行季令雨借新涼伏惟祇奉華次發軔榮塗台候神
相萬福某一廛密邇鄭鄉得姓字於月評舊矣而蚤歲
漫仕中年抱疾欲見無從詩云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蓋
詠歌之不足也茲審光奉除書來尉吾邑邑偏小尉允
曹執事以清才粹學居之猶驥伏鹽車捐東序西廂之
寶於道仄不知所賀然吾邑地接仙隱朝挂帆夕抵岸
於迎養爲宜則可賀孰大焉伏惟爲親而喜不在昔人
捧檄者後函翰相先所以賁飾衰孱者甚至視施以報
猶懼不敏而某慵惰之久失翰墨蹊徑駢儷數語直致
其情幸賜之察褻章服事上官適此隆暑千萬厚愛以

開遠業行當往役其敢不恭

回陸縣尉

慶長

矩令權輿秋陽杲杲伏惟某官祇奉安輿來臨治境神
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蚤以疾病自棄明時當世名
流耳目所不接獨幸鄭鄉不遠得熟知月評之高兼聞
九萬里扶搖之程實昉乎吾邑亦既見止我心則降誦
古人之詩預以自喜執事以鼎盛之年負傑出之才爲
璧水之名流擢太常之上第宜策高足徑立要津猶屈
爲此來以便於親養他不遑計甚善甚偉某投老無聞
甘與漁樵分席駢儷之文條列之劄此下事上之禮執
事願於我乎施過矣視施以報亦理之宜某從事犁鋤

久忘筆硯蹊徑率爾敘謝切丐台察鶴溪安流朝發夕
至雖在暑塗足可寧親不敢贅辭爲司膳服者請

回倪監鹽

祖智

秋序將中餘暑未艾恭惟某官小須華次卽上要津神
具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從者還延邑入山益深
不克以時上記解組後兩月延之士韋晰者來能言在
延時以季子故植表祠門列楯沸井備見所以旌賢尙
德之意良用欽歎且恨不獲以此時奔走後先也一介
行李之臨雙魚併墜所以慰藉拊存厚甚其何感如之
某官正學足世其家清標不染于俗延雖辟左猶古名
邑糟丘非賢者所居豈君相姑欲引之自近故邪先正

尙書名德之重節行之高百世師表某早歲自棄明時
不得在門下士一人之數用爲大恨乃今得以哀些自
見真所幸願兼得伏讀制表遺藁雖時異事殊猶得想
見當時君臣相與之懿草野孤臣感涕不知所云謹當
遵稟以不肖姓名附見卷尾少遲數日專人并元匣緘
納丹徒大夫處不敢浮沈不敢稽違仰乞台炤願渚春
芽足清滯思南昌秋箠可障俗塵二物拜嘉尤深銘佩
寒鄉無致遠之物此自執事者所知某物謾反回箋輕
瀆媿甚江西師機之所踐履之所言論不覩先尙書蓋
當世善類所望以植立斯道者奄忽長逝知不知所共
悼而况鵠原之情謂何某以平生未及登門不敢致雞

黍之奠亦以自有亡弟之戚不及端拜慰贖竊乞情貸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要之我輩未死無非勉於爲善之
時況當盛年尤宜自力以濟世美某敢以爲請舊治凡
委願聞

回信州鄭新恩

夢協

夏令正中恭惟日崇令德以啓脩程神之聽之尊候動
止萬福信潤相望幾二千里某暮景頽齡加之以疾病
藉知執事之賢何由見之況實未之知耶景初兄來首
出所狀章泉老先生行文出自然如行雲流水而布寘
縝密森若武庫讀之可歎亟從景初問出處景初乃出
銜袖之書啟緘疾讀知見遇甚厚又昔之日嘗有枉道

過我意某疏賤何以辱此內省亦重自媿也真魏二丈
聞往還甚密師友如此益信執事之賢天步方艱國論
未有底止二公行藏實於世有繫方事未到手或居閒
或治郡信有可樂一朝番然則天下顛顛望治矣將何
以待之頃年朝家召周叔子爲將叔子以久閑與後來
將士不相知度必不爲用辭免劄中說某雖粗知忠義
然亦安能以口打賊叔子雖未爲良將斯言亦有理執
事以爲如何某久不通真丈問方於王邵武處同便景
初回且此具謝天下之寶爲天下自愛是祝

漫塘文集卷十三

宋金壇劉宰著

七幅劄

回鎮江守韓監丞

大倫到任

冬序向晚春律將回恭惟某官肇開大府宣布上恩千里歸仁百神受職台候起居萬福某不揣寒微敢飭一牋修民禮於黃堂之下且以謝先辱乞不斥去某仰惟監丞之來爲闔境社稷民人之主百靈之在境內者何遠不屆何福不臻申承候之儀爲瀆進頌望之語爲僭某不敢某恭聞聖上以淮土繹騷京口實阨其衝而先斬王寶廟食茲土肆煩千騎亟爲此來肇敏戎功以光

先烈斂惠一州雖未足爲門下賀然尹鐸旣至晉陽以寬則所以爲趙氏保障者庶其在此某敢不爲天下賀某恭以某官生長富貴而自奉若山澤之儒天分之高學問之粹而隆師親友常若有不及者此其立志之堅持己之嚴求道之至真足以特立當代之表其見之辭章施之事業蓋其緒餘方貴名日起某時猶服役州縣閒曾未獲一登龍門而以疾廢望蓬萊瀛洲遂有弱水三萬里之隔不圖莫景乃得受塵爲民某幸甚某蚤歲應舉覓官頗亦有志事功中年得疾形容如鬼不容不歸耕隴畝欣戚與野老同之年來官賦益苛鄉鄰之生理益困雖瓶有餘粟懼不得獨飽比老稚之迎於境上

者來歸爭傳好語殘生餘日遂得及於寬政曲踴巨躍
某惟用下敬上非言無以自見儷語一通皆下里邑人
之言幸一笑粲某惟分卑而言親皆當有慢上之坐問
眷請委尤其甚者敢略

回鎮江守何祕監

處久到任

序迫秋清風塵午暑恭惟某官誕布六條肅清千里穹
祇協贊台候動止萬福某宅生治部旣不克效兒童竹
馬之迎復未遂修小夫竿牘之敬一以疾廢一以分拘
委貺之先用敢忘其犯分飭泓穎以候興居且致不敏
之謝仰乞矜體某載惟賢使君之來將一洗吏姦盡蘇
民瘼高高在上實照臨之起居之閒何福不臻某不敢

薦請某欽以名門盛德烜赫宇宙而大監以清才邃學又昌大之海内含生誰不引領而某獨無望履之階又疏賤自嫌前乎此不敢介子墨以姓名自通何期幸會乃今獲以受塵之眈聽役于下隸靖言其私巨躍三百某伏審奉詔昕庭分符重鎮已涓穀旦誕布寬書懽聲沸於里閭和氣洽於上下仰惟稱愜某不佞蚤讀周宣中興之雅意其必有股肱心膂之臣朝夕左右而作詩者惟稱其屏翰藩宣之有人繼以仲山甫之賢百辟之所取式豈非中興事業表裏相關在內在外初無閒然耶仰惟大監以學問文章致身以道德仁義佐天子無以異於山甫諸人而猶虛袞職俯爲此來蓋聖天子所

以望于大監者深矣期于大監者弘矣故某不敢以五馬之東來私爲吾邦賀而以中興有日公爲天下賀某才不逮人學無師授其少也頗亦有志事功而疾病纏之竟成蹭蹬聖世曾不遐遺累賜甄收蓋以其屏居積年跡似靜退而不知其實非也賢使君在上何微不燭敢言其情某甚願修民禮於黃堂之下矧辱溫言以導之其敢不勉而當暑疾未容前尙丐隆寬察其匪懈某疏賤不敢僭申台閣大眷之問亦不敢私請委役惟是條教方新必有台率先遵守以爲鄉黨倡者敢乞頒下

回葉知縣 峴 到任

青陽開動萬彙維新恭惟某官載驅百乘來惠此邦次

舍之間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潔齊奏記且謝委
貺之先敢斬電覽某承候之恭已肅于前辭不敢贅惟
是邇日春令猶淺寒燠未齊某不勝愛助敢以順三陽
之交御六氣之正以綏福履以對寵光爲侍介者請某
恭審光膺芝檢榮領花封制祿倍於上士不啻三釜養
治行著於當朝不俟三年淹仰惟家庭之間喜氣充塞
某與闔邑士民以賢大夫將推其已試而惠綏之曲躡
巨躍某仰惟石林文物之盛爲世王謝惟大監政術之
長爲世龔黃而台座挺生其閒豈但發祥鍾秀非世所
及染教餐和所得弘矣上方更治民以攷功故游領除
書來膺邑寄然百里之地豈麗土元所宜淹由治最登

朝不夙則莫某尙切遲之某屏跡二十年凡當世知名
士皆耳目所不接而雅望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某雖竊
伏田間旦旦仰止乃今將預受一塵若澹臺子羽得自
列於武城邑人幸甚某惟竿牘之敬下所以事上非上
所宜先也台座方將攄其學問之素以爲吾邑慈惠之
師而顧以其身先於匹夫謙尊而光豈世俗所及某不
肖不足當也但切凜凜駢四儷六非錦心繡口者孰能
之而某廢筆研久矣牽課稟謝祇切自媿仰惟矜體某
不敢僭申庭闈興居之敬仰惟天錫難老萬福來同隨
軒寶輯日新受祉衰孱無能爲役或恐條教有合預稟
承者日與父老俯伏以聽

回魏知縣 文中 到任

月當季夏風薦微涼恭惟某官趣駕鼎來闔境候望神
司聽勞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沐三熏酬委貺之先仰
乞台照某載惟騶馭之來將解燒除苛導迎和氣於一
邑顧何禍不除何福不增不勝愛助之私猶於取舍之
閒敬上節宣之請某恭以某官天分獨高風猷夙著鍾
雙溪疊漳之秀探六經百氏之傳粵從簿領已聳縉紳
之望踐揚滋久譽處益休已通籍於金閨宜進儀於禁
路以遂復公侯之始而蕞爾邑猶辱照臨之非幸耶上
方更治民以攷功由密令入爲三公具有故事某傾耳
敬聽某屏跡山林萬事不到耳惟國人皆曰賢如門下

者蓋初聽而稔聞之顧方分席漁樵願一拜下風不可
得天假夤緣乃今將以民禮見引領前驅心旌飛舞某
至愚極陋少不自揆妄意功名中年得疾看鏡非復故
我遂賦歸來迄于今更十有九寒暑髮之黑者白日之
瞭然者昏矣今上初政顧旌其靖退賜之招延某跡似
實非不敢冒當縷縷陳情亦旣得請枝巢自托樾蔭焉
依有以覆護而存全之幸甚某未見顏色而言伏紙媿
汗某屏居以筆研爲長物不復到手拜長牋之辱媿感
不自勝輒飾其固陋之辭以謝萬一仰乞矜照某疏賤
不敢修台閣大眷之問疾病餘生亦不敢僭干驅役仰
乞台照

回林知縣佑卿到任

魯雲紀瑞堯日迎長恭惟某官已屆瓜時將臨花縣先
聲壓境和氣充閭台候動止萬福某受塵之□□奏記
以候前驅矧勤先辱衰年不敏仰丐矜察某仰惟旌御
此來將廣九重之澤以綏百里之民山川有靈紛馳薦
祉宜也某爲是不敢贅申寒燠之問亦不敢僭上鼎茵
之祝某恭聞聖天子以民社之寄治忽之原非威望久
著可戢姦偷并邑相望深知疾苦不輕委畀某官以天
分之高傳家學之粹南昌小試同子真之隱藍田再轉
有斯立之高而一念拳拳惟恐食焉而怠其事是致績
用有成聲華赫奕矧惟寓里實邇鄉邦擊柝相聞問津

孔邇固應大君有命遂令父母斯民仰惟道之將行喜
慰無斃某以垂盡之年將睹維新之政望塵欣舞倍萬
常情某昔歲往來閩浙閒熟聞譽處年來故舊之居瀨
陽親黨之居句曲者誦盛美皆不容口以是起敬起愛
不勝區區之情而日分席漁樵曾未果通名于下執事
乃今將親率鄉之父老迎拜道周而與鄉之後生子弟
受教於琴堂之下幸甚幸甚某瑣尾之蹤蚤歲濫綴仕
籍頗亦有志於民中間得疾遂不可仕今日邁月征而
志益衰學益廢駸駸與草木俱腐起其廢振其衰於賢
大夫之來有望焉敢於未見顏色之先敬申懇請某比
勤命介寵以明箋燦然若風蟬碎錦頽而鏗然如金甌

垂琳琅展玩殆不容釋手桃李之投瓊瑤之報詩人猶
曰匪報也乃今反之伏紙媿汗某敢再拜敬問台閣大
眷仰惟至和所召何福不臻伏恐條教有預合稟承者
敢乞頒曉

回丹陽臧知縣鋪到任

秋用季律風露高寒恭惟某官載臨花縣問訊棠陰闕
境歡呼百靈翼衛台候動止多福某方將展紙濡墨修
事大夫之恭而誨函先辱謹勒此謝不敏崖略是懼仰
乞台炤某惟民情欣豫則神道感通賢大夫施德於此
民舊矣神之聽之介以景福蓋有不占而知者某爲是
更不敢贅上寢興之問致節宣之請某伏審光膺芝檢

來綰銅章成命一頒士相與言於學曰是嘗教我者民
相與言於家曰是嘗拊我者皆矯首企足以候前驅亦
既至止亦既見止其欣欣然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而
爲之令長者其自慰當何如某敢再拜賀某仰惟某官
以學問受縉紳之知以慈惠感田里之心重之以更世
故之深閱義理之熟如庖丁之刀善藏之久出而用之
何所不可竊計三異之政上聞一札之召遄至預恐雲
陽之父兄子弟不得久私大惠也某別去風采日月如
梭雖具紀無從而榮問川流時時竊聽道路用以自慰
今茲偵伺不端復爲來施所先不敏負負尙須還里負
荆以請某惶恐再拜上問台闕星眷伏惟由中及外均

介繁祉召役則往庶人之常某敬聽

三幅劄

回趙撫機與懃通問

夏令方中天宇清潤恭惟某官從容帥府領袖賓僚天
啓脩程台候動止萬福某勒此以謝委貺之先不恭是
懼載惟傳家之學經世之才宜立登要津以昌事業談
笑紅蓮之幕見謂遲迴然尺五去天階陞有日矣惟益
厚所養益充所存使陰陽之寇遁而福祿日來是所願
望某頃歲荷先令兄宜興大夫以其所居距治境爲近
而忘其人之不肖時時賜書以勞拊其餘生某亦自忘
其身之不肖時時妄發以庶幾有萬一之補一朝千古

懷哉此心忽來誨函俾述遺愛之在民者以備太史氏
之求某非其人其敢冒當然宜興之誤知不可忘也執
事之厚意不可孤也敬當勉述所聞嗣便以稟伏乞台
炤某疏賤自嫌不敢僭申潭府之間辱委未知所稱不
敢他請

公劄

上錢丞相論罷漕試太學補試劄子

游士之聚於都城散於四方其初惟以鄉舉員窄經營
漕牒彙緣京庠補試太學爲名積而久之來者日眾其
徒實繁而又迫於饑寒誘於聲色始有並緣親故以求
獄訟之關節者而獄訟始不得其平有事縉紳之唇吻

者而毀譽始不得其真有爲場屋之道地者而去取始不得其實其甚也挾眾負氣以取必於朝廷而朝廷之勢日輕大率富人之麗于獄負者求勝刑者求貸死者求生無辜者則欲其陷於罪而理不可行也游士則爲之文致爲之游談爲之請托爲之行賂或藉權勢以劫攘或與胥吏相表裏不直於憲則轉而漕不理於部則伸於臺以省寺爲常行以伏闕爲常事千變萬化必欲獲所求而後已所謂獄訟不得其平者此也朝廷耳目之寄外則付之監司郡守內則付之給舍臺諫而監司郡守不能盡知一路一州之事給舍臺諫不能知天下之事也則有采訪焉有風聞焉游士知其然也於是擇

其厚己者則多方延譽違己者則公肆詆訾或形之書疏或形之歌咏或述之短卷爲耳目之官者幸其然也招徠之誘進之采用之或又畏憚而彌縫之遞遞相承賢否易位所謂毀譽不得其真者此也往者場屋之弊惟銓試其後也補試亦弊今則省試御試無一不弊矣弊者一曰冒名入試二曰同場傳義三曰換易卷頭四曰計屬暗號五曰計會分房五者之中如換易卷頭計會分房若非游士所得爲而非游士與吏輩平時往來心腹相孚亦未有能相通者方秦氏當國私其親黨場屋蓋嘗弊矣至更化而盡革今則更化之後萬事維新惟場屋不與焉傳聞省場之中以試卷字畫同異駁放

者數人其後夤緣覆試而一人者不至豈無其故而上下含護不復稽考特科之就御試行賂者皆不在末等此其弊已久而今舉尤甚遠方孤寒至有通榜無名者

傳聞榜中無名者二人其一鎮江湯泳

銓試之冒濫抑又甚焉蓋有專一

坐鋪議價者入試之前凡往投托無不取效雖不通文墨之士亦可竄名高等而場屋之去取濫矣朝廷政令所出處置一定公議無媿人言何恤而年來事無巨細求者從欲者得有如嘉興免解之事上庠混補之事朝廷深知其不可行而不敢固拒蓋游士率斂錢物入已志在必行百十爲羣徧走朝路或謗詈以脅制或佞媚以乞憐或俯仰拜跪以祈哀朝廷顧惜大體重失眾心

俛而從之以幸無事而朝廷之勢輕矣夫朝廷之勢輕則緩急之際必有令之不行作之不應者甚可懼也故嘗爲今之計莫若散游士而散之之道有二一曰罷漕司之牒而增解額二曰罷太學之補試而用鄉貢今之牒試凡曰避親曰隨侍曰門客鮮非僞冒者而販鬻者居其半士大夫皆知之而不忍絕之者正以解額不均之故故莫若罷漕臺之牒試而增其額於諸州取開禧三年諸州所申終場人爲準果欲行此宜密而速每二百人取一人願今天下士子多而解額窄者莫甚於溫福二州且如福州終場萬八千人合解九十名舊額五十四名與增三十六名溫州終場八千人合解四十名舊額十七

名與增二十三名他州準此人多額窄則增之人少額寬則仍之度所增不過數州而已自溫福之外所增不過三數人通諸州所增之數不過諸路漕司所罷之數而士子之周流四方以營牒試者息矣今諸州學田日增學舍日葺而鄉校之去取無與於升沈士子之去來無關於進取往往有志者鮮入其閒而太學補試取一日之長亦無以得州里之良士故莫若罷太學之補試而取其人於鄉貢取開禧三年諸州終場人爲準每千人貢一人溫福二州向來解額太窄出游者眾非他郡比今聚而歸之恐人數驟多則於終場合貢人數外特增一半謂如福州終場萬八千人合取八名與更增九

名温州終場八千人合收八名與更增四名每州以一千人爲準若及五千人以上則閒舉多貢一名不及千人則許閒舉貢一名不及三百人者免貢其合貢人數並取於月書季攷而或殿或罰並依學令必求其行藝無玷者前期上其名於太學至省試之後太學缺員之時簾引參學其遠方不願參學者與免文解一次已貢入學而簾引不中或簾引已中一年之內無坐學月日者罪及教授而所貢得人者教授亦與升擢如此則太學所取皆鄉里所推之人鄉校所養有登名太學之漸鄉校之教養不虛設太學之所取皆實材而士之宿留都城以營補試者息矣或以諸州教官未盡得人嫌其

卷十三
徇私愚懵則教官卽學官之儲也安有爲學官則可信
爲教官則可疑哉向之鄉校旣已無與於士之升沈私
意容或有之今士子之升沈係焉小有私意謗議生矣
況取士之當否或有陟罰行其閒乎愚知自今以往鄉
里之士皆自愛而重犯法郡之教授有所畏慕亦皆以
職業自厲不過三二年閒游士各反其鄉場屋可清朝
廷可重爭訟可省風俗可厚矣

代金壇縣申殿最錢劄子

照對鎮江府管下三縣每歲趁發本府通判南廳經總
制官錢歲額有常未嘗欠少本廳忽於嘉定十四年內
行下三縣稱嘉定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十四年三月中

一全年本廳合解淮東總領所錢一十二萬一千三百九十四貫三百九十六文已發過一十一萬三千六百貫文外實欠錢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百九十六文皆係管屬三縣倉庫場務虧欠之數今緊要上件錢趁赴比較殿最合行下各縣補解內丹徒縣附郭倪知縣係倪尙書之子反覆論辯僅認錢一千餘貫丹陽以劉知縣方得罪上司而不敢辯遂坐下錢三千三百餘貫金壇厲知縣以久病在告繼之以死而不及辯遂坐下錢三千四百七十貫文若三縣所解比之常年委有虧少固不敢辭今且以金壇言之嘉定十年四月一日至十一年三月終解過一萬八百八十八貫四百三十一文

十一年四月一日至十二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百六十四貫二百三十文十二年四月一日至十三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三貫一百八十三文所有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十四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五貫一百四十一文比十年分計多解過一千五十六貫七百一十文比十一年分多解過錢一千七百八十貫九百一十一文比十二年計多解過錢一百七十一貫九百五十八文比之遞年並有增羨何緣虧欠兼照嘉定十二年以前黃通判任內以歲額不敷具申戶部已有減定之數豈有通判廳合解總領所之錢則減於前本府三縣合解通判廳之前則反增

於前之理又照通判廳合收經總制錢在本府倉庫場
務者什之七八在三縣者僅十之二三藉有虧欠祇合
行下實有虧欠處或以州郡掣肘亦合照額均科豈有
將十三年虧下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百九十六文盡
數科下三縣之理推原其故蓋緣是時通判張佺齡者
懵不解事惟吏言是用吏人乘勢欺隱及妄有支破又
與在城倉庫場務合干等人通同作弊致有上件虧欠
及總領所行下補解通判既不能根究弊端姑藉吏輩
以備償本廳人吏又畏懼本府明知弊端更不敢將上
件虧欠錢科下在城倉庫場務實虧欠處平白創立殿
最窠名專因三縣其後總領所亦知通判廳之非遂追

斷倅廳吏人行下三縣索上創立殿最錢窠名以來行
移仍出榜禁約而通判廳官吏利於贏餘幸其歲有七
八千貫之入蔑視總司所行催督如故自是逐年援爲
成例其後又於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百九十六文上
增添數目不等每歲必欲三縣於正額經總制錢外補
解上件其後又欲錢會中半數內科貼陌錢慮縣道奉
行稽緩勾追典吏縑帛禁繫訊決之牒月不下數十紙
所差專人更迭往來了無空日每一吏人追到倅廳非
使用一二百千不得下縣一專人到縣非乞受四五十
千不肯上府使縣道寬裕一日之內欲數外白撰錢一
十四千已是難事况丹陽地當孔道田瘠民貧金壇僻

在一隅商賈不至此錢何自而來故丹陽縣向來止將此錢於役錢上增科後以民間詞訴而止目今兩縣未免取之受輸之寬餘及責之吏人鄉司與當案人吏每名月納不下二三十千鄉司最多其下至一小貼司亦月納數千而吏輩趁辦其他板帳及移用酒錢等常賦自若此何異縱狼虎食人而分受其肉連年以來本府雖有嚴明之帥諸邑雖有慈惠之長而民窮無告民冤莫伸弊皆由此若非使府體卹三縣速作措置則縣道日不可爲其所施行之策初不必大有更張但乞行下通判南廳具呈嘉定十三年未虧欠殿最錢以前三年內諸縣解過錢數從使府點定最多一年行下各縣認

解責令通判廳人吏此外不得妄立殿最補虧等名月
項專人追擾如此則縣道可以少寬又所認解數既是
最多年分通判廳亦不得藉口以虧欠總所常賦爲辭
實爲公私上下悠久之利

回趙守問開七里河利便劄子

某等伏準公劄下問開七里河事其爲利甚公而恐妨
民之私其爲慮甚遠而恐擾民於近幕畫已悉而詢訪
下及於邦人此道甚古此意甚厚某等雖至愚極陋其
敢自默竊謂爲民旅目前計則但開橫塘堰下至運河
口俗號七里河其事小其役省不調丁夫亦可集事若
爲綱運計則其事大其役煩非調丁夫不可其勢必須

農隙蓋自七里河以至金壇中有兩堰北曰橫塘南曰
珥村兩堰之間地勢特高水至不聚所以置堰制水之
平使北不下運河以洩于江南不下金壇以洩于湖其
制甚善但河太淺狹又有堰無閘所以不通綱運今使
府欲爲綱運計則不但橫塘堰下之河當開自運河口
至金壇之荆城凡四十四里之河亦不容不開河道旣
開更須於橫塘珥村各置閘兩座以便開閉此其事大
役繁當此盛夏豈惟妨農亦恐屯聚久饑之民日久不
散氣息熏蒸疫癘滋起有失大卿子愛斯民之意故曰
必須農隙若但以橫塘堰下七里之河淤塞尤甚欲且
開通以爲民旅輕舟往來之便則不必調夫不必須隅

官只乞委官到地頭先次募人開掘二三丈見得每丈合用錢若干米若干卻通記此河丈尺分定料次於來諭三策中取中間優加日給之說明出榜文每料支錢若干米若干使民間自相結甲前來應募依料次開掘官司不問陰晴不計工數止據所關支盡數支還元料錢米如此則不召自來不賞自勸不出一月足可了辦但此役斷無功於綱運亦無益於久遠管見如此更乞於二者之中詳酌施行

代錢丞相奏劄

臣以非才世受國恩再陪政路茲又叨承乏使躡登次輔揣分度德震懼靡寧累上封章丐歸田里方命罪大

猥荷矜容天威所臨其敢喋喋而職事所在有不得不先爲陛下言者國家萃幾務於中書而總之以二三大臣此其任甚重其責甚專昨自檢人弄權率意妄作政令之施設始有不由中書人才之用舍始有不由廊廟予奪失當措置乖方迄至年來毒流華夏陛下聖明雖深懲已事之失而禁廷深遠猶恐狃前日之習謂爲常事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始凡舉一事凡用一人若大若小若內若外必與臣等公議而公行之凡特旨內降一切不出或猶有蹈常襲故者容臣執奏一切不行庶幾國是不搖倖門不啓或臣等議有未盡行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糾正必無偏黨上累聖知此臣所

以不得不先爲陛下言者一也。比者儉黨旣除，朝廷虛位一時遷轉不一，正自不得不爾。今小大之臣員數略備，遠外人物收召方來，若猶更易不時，不惟職業廢墮，賢路充塞，亦恐播之天下，不知朝廷擢用率本才能，但謂名器冒濫有加，前日終無以作新耳。目興起事功，徒使方來者無所可容，已廢者得以藉口。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始，專以職業厲羣工。朞年之內，非有功不遷，非有闕不補。庶幾小大之臣各以職業自勉，不以苟且存心。內治修明，外憂可弭。此臣所不得不先爲陛下言者二也。凡是二者，皆臣常職。而臣言若此，蓋中書失職已十有三年。若非預此奏陳，異時求倖進而無門，欲速化而

無策者必且以怙勢專權閒臣於陛下陛下左右亦且以人主不得自由之言證成之方是時臣雖欲自辯有不可得故不得不先爲陛下言之陛下以臣言可行則乞以臣此章誕告中外俾皆精白一心以待朝廷之公選臣雖至愚猶能勉策疲駑圖報萬一不然所謂具臣爾具臣去留寧計重輕願陛下毋俾臣留全臣之去臣不勝至願取進止

漫塘文集卷十三